



特 別  
Q13  
3196  
2



門 13  
3196  
2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書一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為喜又遽爾別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墮墮無之反為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為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

是近日道學  
之鑒  
乃己之學

陽明先生文錄卷一  
四十七  
四十七

其能教中者

然此則懷忘也

則未忘愛了

則信濁矣

不同於理則不亦

無人而自無不異

矣

知實主知合一

矣

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  
知為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  
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  
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  
鞭辟近裏着已。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為名與為利  
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  
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  
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為之。亦自兩無  
相礙。所謂知得則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徐成之

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啓居甚悉。然無因一而徒  
增悒快。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  
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  
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  
嗟吾成之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  
以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為  
迂腐。成之不為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  
然尚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  
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脩己治人。本無二  
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

仁學合一者曰

二易月之錄卷一

二

孔子之時習也  
之如也

謂家洋涵  
亦家情學  
可以想子之  
人矣

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為助近為成  
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  
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為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  
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  
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  
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  
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  
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  
求教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  
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的實  
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  
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  
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  
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  
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  
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  
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為煩難而疑  
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

堆而却易

比明道看  
已說透

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所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言僕意亦以為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

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為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為用則知用之所以為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

看見了

辨曰是

不觀同為戒懼  
則觀由可知

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發。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為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徃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為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

只就動處  
變化亦妙

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靜。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母以為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

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  
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 辛未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  
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况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  
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  
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  
私心切不以為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  
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  
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華美太發露而

知輕生

觀此可以  
知先生之  
心矣

諸賢姪不以吾言為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  
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斂晦  
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弊雖欲  
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  
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  
徒付之浩嘆而已

荅王虎谷 辛未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  
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  
弘毅之說極是但云既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

是

才自

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為樂者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内不加毫末焉曾子弘毅之說為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為弘作而強之以為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此寔公私義利之辨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與黃宗賢

辛未

所喻皆近思切問是知為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



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為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  
不得為仁矣然勇為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尚欠也鄙  
見如此明者以為何如未盡望更示

二 壬申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  
到家即欲與曰仁成鴈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絆時  
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衆且堅  
復不果時與曰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  
勝絕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即往又月餘曰仁  
憑限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

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  
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  
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徬徨望雨意慘然  
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餘姚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  
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寂所歎然宗賢不同  
茲行耳歸又半月曰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  
時在京每恨不得還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  
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違前不知回視今日又何如也  
念之可嘆可懼留居之說竟成虛約親友以曰仁既  
往催促日至滁陽之行難更遲遲亦不能出是月聞

彼中山水頗佳勝事亦閒散宗賢有惜陰之念明春之期亦既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

三 癸酉

滁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閑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忘久屢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壺制文義自宋儒已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能疑辯當亦終有覺悟至不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畧無消息每因已私難克輒為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四 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况味懸企之極且承結亭相待既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邈絕草亭席虛相聚尚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應原忠久

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間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用吏到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五 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惓惓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寂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為衰頹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弘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間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輕訕純甫或有所踈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愀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為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曾次當下冰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為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音處之實

海濱  
星

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日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搆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為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時見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為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嘆憫。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

先生自用其  
道。吾人復  
以之。先生  
此言。先生  
也。先生  
也。先生

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幾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埋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

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尚未遂旬月後且圖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六 丙子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媿何以堪今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媿何以堪別後工夫無因一扣如書中所云大畧知之力習熟

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二 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為是矣夫既自以為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荅恐荅之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尚有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為自是以要我者

古之者朴  
可見

忠告

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

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為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狃於後世之訓詁。以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

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偽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為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為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

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為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間欲為純甫言者尚多紙筆未能詳悉。尚有未合不妨徃復。

三 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辨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汲引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四 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媿多矣近又見與曰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為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為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

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逢二三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已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為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



非光也  
老陵  
信矣

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二 壬申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祁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邪為仁由已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嘆歟曩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

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犇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為何如也

三 癸酉

希顏熒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為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為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為愧為忤然亦終

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李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工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為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為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為謙

子通

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為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即與援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完否糊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饋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卻恐正是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 已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縻於職守無由歸道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為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

令人將好  
心極

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尚有芥蒂於其中耶既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為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取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莆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為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莆一間語不盡不盡

與戴子良 癸酉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乃得其為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何幸何幸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彝可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墜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為何如宗賢已南還相見

且未有日京師友朋如貴同年陳佑卿顧惟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蘇天秀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尚三四人吾兄與諸友處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別來所欲為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歎嘆雅意誠切快快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叙別去以為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即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

確編

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爲恨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可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讎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為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浼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為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猷

不念曰惠  
事歸於來克  
心未嘗無柳  
惠之利也

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  
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

癸酉

子以

立志之說已近煩瀆然為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  
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  
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  
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  
既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頃時相警發庶不馳

痛切是

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  
望耶臨別數語彼此聞然終能不忘乃為深愛

二 丁丑

區區正月十八日始抵贛即兵事紛紛二月往征漳  
寇四月班師中間曾無一日之暇故音問缺然然雖  
擾擾中意念所在未嘗不在諸友也養病之舉恐已  
暫停此亦順親之心未為不是不得以此日縈於懷  
無益於事徒使為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  
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尚謙清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  
近嘗寄書云非為今日諸君喜為陽明山中異日得

為口圖治

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荅王天宇書

甲戌

書來見平日為學用功之槩深用喜慰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况又果能實用其力者  
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  
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  
為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嘆愛  
莫敢助聊就來諭商確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  
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  
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

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模擬強之使歸於道  
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  
其為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  
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  
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  
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  
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二 甲戌

承書重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  
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

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所發明耳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邪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為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為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為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

知先以

知者固相為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后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邪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后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卻恐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

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為偽而已矣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為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北走吳幾希矣

此譬大畧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為存心未免玄罕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難決意向於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為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拚去外物為言矣拚去外



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為已  
如此說卻是扞去外物為一事致知又為一事扞去  
外物之說亦未為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未有  
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  
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  
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  
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為誠身之  
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  
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  
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

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  
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  
喜榮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  
幾能有所發明冗遽中不悉

寄李道夫

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  
者徃徃詆以為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為  
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  
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  
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誠得

〇維世  
〇法

弘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為天下倡彼依阿儂  
儻之徒雖多亦奚以為哉幸甚幸甚比聞到郡之始  
即欲以此學為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為執  
事喜然又甚為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  
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  
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  
為德而反以為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  
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  
開之以其說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  
不勝之患而且為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為何

如耶病疏已再上尚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尚  
話有日

與陸元靜 丙子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  
足知進修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  
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略  
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  
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為至姑俟異日山中  
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音旨大略則固  
平日已為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

物 綴

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  
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耶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為世  
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種之心雖錢穀兵甲搬  
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  
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  
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  
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  
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  
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見終始本  
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  
意速成之也

二 戊寅

尚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踰人在仕途如馬  
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駑下坐見淪沒  
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  
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卻如  
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  
夏聖門高第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群而索  
居亦已久矣夫離群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况

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即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尚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八踰月尚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尚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為諸友今日喜為野夫

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脚踏落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曰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雪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尚謙

丁丑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  
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  
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  
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  
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  
如之日乎美質誠可與其學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  
出此同致意解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  
憲猶望時賜督責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得以朝夕親資磨勵聞之

細入

甚喜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浣慰家貧親老豈可  
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  
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  
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  
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  
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  
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  
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猛省而早圖之每念  
賢第咨管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  
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

流昆玉勉之

二 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為貧也而有時平為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

法法

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孰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三 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即吾立志之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而知交脩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與薛尚謙 戊寅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眾比舊頗覺興起尚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二

得書知日字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字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見太和報効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曾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失真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瑩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臆度未有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遁者若非斬絕根株意恐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為兩省之患故須更遲遲旬日與之剪除兵難遙

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  
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  
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  
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為我盡意吐露縱  
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三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  
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了  
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  
耳日乎停館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  
稍久終恐早晚寒煖欠適區區初擬日下即回因從  
前征剿徹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  
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  
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  
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歎可歎聞仕德失調意  
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  
未便即除亦自不能為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駑駘之  
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門  
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不一

寄諸弟

戊寅



屢得第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第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為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為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

過也惟其兢兢業業未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為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第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有為至於四十五十即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第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

巳卯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徃徃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皇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

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石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為何如耶聊徃數冊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疎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

巳卯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

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終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  
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  
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  
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  
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  
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  
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  
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為然而  
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  
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

流終必達於海也僕竊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  
信必且以謂其為妄為偽金璧入於猗頓之室自此  
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  
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  
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  
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  
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  
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為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  
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  
湏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

葉條忽之間寧復有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耄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二 庚辰

得正月書知大事已畢當亦稍慰純孝之思矣近承避地髮履家下進德修業益音類幸甚傳聞貴邑盜執方張果爾則遠去家室獨留曠寂之野恐亦未可長也某告病未遂今且暫告歸省去住亦未可必悠悠

塵世畢竟作何稅駕當亦時時念及幸以教之叔賢志節遠出流俗渭先雖未久處一見知為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却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二君曾各寄一書托宋以道轉致相見幸問之

答方叔賢 巳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洒然如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遠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象山

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為未足復舉東西南  
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事皆已分內  
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  
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  
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  
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  
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  
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症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  
為己不徒事於講說書劄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  
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  
無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  
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揚仕德去草草復此諸所  
歆言仕德能悉

與陳國英 庚辰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闊疎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  
英天資篤厚加以靜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於疇  
昔惜無因一叩之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  
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  
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矣其日益暢  
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

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况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 庚辰

承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興寄益無盡深嘆多才但不欲以是為有道者稱頌耳撤講慎擇之喻愛我良多深知感怍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為不可為雖高明特達皆

以此學為長物視之為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逢而來者寧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蓋不憤不啓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多病之軀重為知己憂惓惓惠

陽明文錄卷一  
喻及此感愛何有窮已然區區之心亦不敢不為知  
已一傾倒也行且會面悉所未盡

答羅整菴少宰 庚辰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  
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復紛沓  
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  
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  
為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為  
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  
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

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  
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  
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  
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  
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即皆自以為知學不復  
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  
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  
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論學者有二有講之  
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  
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

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  
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  
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  
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  
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  
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  
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  
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  
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  
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

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  
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  
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  
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  
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  
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  
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  
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  
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  
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



事此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  
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  
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已  
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  
之於內是以已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  
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  
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  
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  
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

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  
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  
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  
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  
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  
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  
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  
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  
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  
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

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免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為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稿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

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况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

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  
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  
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  
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嗷嗷於其間噫  
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  
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  
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  
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  
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  
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

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  
其孰能察之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  
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  
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  
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  
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  
得已而與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  
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  
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

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與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其。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辯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

開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